

从“英雄性”到“悲剧性”： 李斯特〈f小调超技练习曲〉的结构布局与情感叙事逻辑

彭露萍

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 四川成都 610000

摘要：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音乐中，弗朗茨·李斯特的第十首《f小调超技练习曲》以其汹涌澎湃的情感张力和深刻的悲剧性直击人心。本文以奏鸣曲式为分析视角，探讨作品如何以结构架构并传递出情感的叙事逻辑。本文通过揭示呈示部中主题所蕴涵的内在对比，分析再现部阐明了李斯特是如何以悲剧性的方式收束全曲，从而将作品升华至存在主义的悲剧哲学层面。《f小调超技练习曲》以超越传统练习曲的范畴获得了形式与意义的张力，从而使“超技”成为表达悲剧的修辞手法，每一处的技术难点都是为了呈现英雄形象的塑造与悲剧氛围的渲染，成为一首充满哲学思辨与人性深度的音诗，也奠定了该曲在钢琴文献中的独特地位。

关键词：李斯特；f小调超技练习曲；情感叙事；浪漫主义

引言

弗朗茨·李斯特是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标志性人物，他不仅以超凡的钢琴技术重新定义了演奏家的角色，更在音乐创作中灌注了浓厚的文学性与戏剧性。他的《超技练习曲》集，作为钢琴文献中技巧难度最高的作品之一，其意义远不止单纯的技巧训练。每一首练习曲都是一幅生动的音画，一个独立的情感世界。在这其中，f小调练习曲（S.139 No.10）以汹涌的情感浪潮、强烈的戏剧冲突和深沉的悲剧性结局，被广泛认为是整套曲集中艺术成就中最高的作品之一。

传统的练习曲大多以攻克技术难题为核心，音乐性常服务于技巧性。但李斯特的《超技练习曲》彻底打破了这一观念，他将最极致的技巧完全融入到音乐表现之中，实现了“技巧”与“艺术”的完美融合。f小调练习曲尤其突出，其内部蕴含着与文学作品或戏剧相媲美的叙事张力。本文将指出，这种叙事张力的实现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李斯特对古典主义的严谨态度——奏鸣曲式——的创造性运用。通过这一宏大的戏剧性结构中，巧妙的安排了主题、调性、力度与织体的变化，李斯特成功地勾勒出了一条从英雄性的抗争、短暂的希望、再到绝望的加深，最终走向悲剧性消亡的情感叙事曲线。本文将围绕这一核心，展开对这部作品的结构布局与情感叙事逻辑的深入探析。

一、奏鸣曲式框架下的结构细节与戏剧构建

《f小调超技练习曲》并未拘泥于古典奏鸣曲式的刻

板结构，但呈示部里主题的情感对立、发展部中矛盾的激化，以及再现部中对叙事的升华与收束，仍以浪漫主义的自由笔触，延续并重构了奏鸣曲式原则的戏剧性骨架。

（一）呈示部：英雄与牧歌的二元对立

呈示部是戏剧矛盾的首次呈现。在这里，李斯特确立了全曲核心的情感对立面。

主部主题（第1-30小节）：英雄性的抗争宣言

作品开篇未作任何铺垫，直接以f小调主和弦上的极强奏（ff）和双手齐奏的柱式和弦，斩钉截铁地演奏出主部主题。该主题节奏铿锵有力，音域跨度宽广，力度强劲饱满，如同一位悲剧英雄在命运的重压下发出的怒吼与抗争宣言。低音区深沉且富有冲击力的八度与和弦进行，营造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感和紧迫感。整个主部段落建立在动荡的节奏和强大的音响张力之上，即使中间出现短暂的弱奏（p）乐句，也如同激战中的喘息。然而旋律立即又被更强的力量（sf）所打断，奠定了全曲“英雄性”的基调，这种英雄性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了f小调的阴暗与不祥氛围之中。

副部主题（第31-54小节）：抒情性的乌托邦幻境

在经过一段简短且充满半音化上行的连接部分后，音乐骤然进入降A大调的世界。这是与主部f小调形成三级关系（关系较远，色彩对比鲜明）的调性，瞬间带来了全新的听觉感受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副部主题所呈现出‘宁静绿洲’的意象，或许这本身就是一种听觉的幻象。降A大调虽然明亮，但内声部的琶音和和声不断侵蚀着

这份稳定的美感，暗示了英雄内心的渴望和不可企及的本质。这个主题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气质，与开篇的主部主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然而，仔细观察便会发现，这份宁静并非绝对安稳。伴奏声部中持续流动的音型暗示着内心潜藏的波澜，而旋律本身也常被细微的力度所波动和表情记号所修饰，仿佛这“乌托邦”只是一个短暂而易碎的梦。

（二）发展部：希望的幻灭与斗争的激化

发展部是奏鸣曲式中矛盾的展开与激化的核心部分。李斯特在此展现了作为“钢琴作曲家”对音乐要素与和声色彩的卓越掌控力。

发展部（约第55-108小节）：调性的动荡

并未立即对主部或副部的主题完整呈现，而是先以主部素材的一些片段为基础，进行了一系列急促而激烈的调性转换。音乐情绪再度陷入不安，英雄性的动机被分解、重组，并在不同的调性上模进与冲突，从而营造出强烈的不稳定性和紧张感。这象征着外部环境的险恶与内心矛盾的激化。

副部主题的“升华”与“异化”

发展部的中后段，副部抒情的旋律以崭新的面貌再次重现。然而，它并未回到原来宁静的降A大调，而是出现在升f小调上——这个调听起来更尖锐，也更偏向内心的感受。李斯特通过细腻的和声处理与力度层次的逐步加强（从p cresc.到f），把原本甜美的副部主题“升华”为一种更为深沉、甚至带有悲怆意味的倾诉。但是，这份情感的宣泄并未走向光明，反而在达到高潮后迅速落回。主题的旋律开始瓦解，被快速下行的音流和不安的颤音所吞噬，最终导向一个巨大的渐强。这标志着“希望”的破灭，短暂的抒情段落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击碎，英雄再次被卷入更猛烈的斗争中。

（三）再现部与尾声：悲剧命运的最终定格

再现部是主题的回归，但在浪漫主义的语境下，它不是解决矛盾的方法，而是对情感的深化与总结。

再现部（第109-138小节）：情感的强化与压缩

主部主题在f小调上以更为强劲的力度和更厚重的织体震撼回归，其抗争性因之前发展部的铺垫显得更为悲壮和决绝。仔细观察发现，副部主题并未以常规的方式在主调（f小调）上再现，而是进行了压缩处理，连接段落被大大简化。这种结构上的“省略”具有深刻的叙事意义：它暗示着那个美好的“乌托邦”在经过现实的残酷洗礼后，已经难以以原貌回归，希望已然渺茫。

尾声（第139-结尾）：从抗争到寂灭的陨落

尾声是全曲悲剧性收尾的核心。它建立在一个持续的低音F（主音持续音）之上，上方萦绕着由主部动机演变而成的旋律片段。力度从f迅速减弱至pp，节奏放缓，音乐张力一点点被抽空，最终，乐曲在极弱（ppp）的f小调主和弦上结束。但和弦又以分解的形式呈现，几乎毫无重量感，仿佛耗尽了英雄最后一丝力气，生命之火在风中熄灭，只留下一片虚无与寂静。这一尾声的处理极具独创性，它没有古典悲剧式的壮烈牺牲感，而是更接近于一种以存在主义视角下对命运的绝对，将作品的“悲剧性”推向了哲学的深度。

二、音乐元素与情感叙事的内在关联

李斯特的高明之处在于，他让每一项音乐技术要素都成为情感叙事的忠实载体。在《f小调超技练习曲》里，调性、力度等元素共同编织了一张紧密的情感之网。

（一）调性转换的叙事逻辑

全曲的核心基调为：f小调（主部）→降A大调（副部）→升f小调（发展部中的副部）→f小调（再现部与尾声）。这一路径清晰地勾勒出了情感叙事的四个阶段：

f小调：这象征着残酷的现实与英雄的悲剧命运，既是抗争的起点也是终点。

降A大调：作为f小调的关系大调，它象征着英雄内心对光明、温情与救赎的渴望，是叙事中“短暂的希望”。

升f小调：本文认为，这是全曲调性设计中最为巧妙的一笔。李斯特在此处放弃等音的降g小调而坚持使用升f小调记谱，不仅是为了谱面的清晰，更是为了让演奏者在视觉、听觉以及心理上营造出一种‘陌生化’效应。这个看似细微的选择，却强化了副部主题再现时的‘异化’感受。

回归f小调：最终的回归并非胜利，而是对命运的确认。宣告了对抗争的无效与幻想的彻底破灭，完成了“悲剧定格”的最终叙事。

（二）力度变化的戏剧性功能

李斯特是运用力度对比的大师。在这首作品中，力度的变化幅度从ff沿伸到ppp，这种极致的反差本身就是浪漫主义情感夸张的体现。主部开篇的ff如同英雄的呐喊，而副部的p dolce则像是内心的低语。在发展部中，从p到f的渐强过程，模拟了情感浪潮的逐步积累与爆发。最具有戏剧性的是尾声的力度处理：从f快速减弱到pp，再到最终ppp的消散。这并非简单的减弱，而是一个“能量耗尽”的完整过程，描绘了英雄从奋力抗争到

最终力竭倒下的悲剧瞬间，从而增强了情感的张力与最终的寂灭感。

（三）织体与音型的象征意义

音乐织体的变化同样服务于叙事。主部厚重、类似于纪念碑式的和弦，象征着不可抗拒的命运与英雄坚毅般的性格；副部流动的琶音织体是内心思绪的流动与美好幻想的描绘；发展部中快速的音流、颤音和尖锐的不协和音，则形象地表现了斗争的混乱与精神的折磨。这些织体的交替与演变，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且可感知的情感空间。

三、浪漫主义语境下“超技”与“叙事”的统一

李斯特《f小调超技练习曲》的创作，与19世纪浪漫主义的时代精神内核高度契合——这一时期的欧洲文学、哲学与艺术领域，正掀起对个人与英雄意志的热烈赞颂，同时也围绕命运抗争、悲剧宿命等宏观命题，展开了深刻的探索与表达。

（一）个人情感与戏剧化表达

这首练习曲彻底摒弃了对古典主义的理性与克制，转而追求对情感的极致表达。它描绘的并非是一个抽象的音乐构思，而是一个充满矛盾且具体的“自我”形象——一位与命运抗争、心怀理想却最终遭遇失败的悲剧英雄。这种以个人内心世界作为核心的做法，正是浪漫主义音乐的精髓。作品中的每一个技术难点，如大幅的音程跳跃、强劲有力的八度和弦、快速复杂的经过句以及对音色的细腻控制等，都不是为了炫技而存在，而是为了精准地刻画出英雄的愤怒、憧憬、挣扎与绝望。技巧在此刻成为了情感表达的“修辞手段”，是塑造戏剧性所必不可少的“词汇”和“语法”。

（二）“超技”服务于“叙事”

因此，在这部作品中“超技”与“叙事”实现了高度统一。演奏者若只关注于高超技术的完成，而忽视其背后的情感内核，则无法真正读懂并演绎出这部作品的精髓。相反，当演奏者深刻理解了从“英雄性”到“悲剧性”的情感叙事逻辑，才能赋予这些高难度技术段落的生命和意义。例如，演奏开篇强劲且有力的和弦，需要的是具有穿透力和爆发力的“英雄音色”；演绎副部

主题时，则需要具有细腻层次变化的“抒情音色”；而处理尾声时，需凭借极致的控制力，营造出虚空、寂灭的“悲剧氛围”。李斯特通过精巧的结构设计，成功让这首练习曲超越了“手指训练”的范畴，成为了一部需要用整个心灵去体验和演绎的“音乐戏剧”，一首专为独奏钢琴而作的“交响诗”。

结论

综上所述，李斯特通过《f小调超技练习曲》不仅展示了一场音乐的悲剧，更描绘出了一份关于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叙事轨迹。他以奏鸣曲式作为宏大的叙事框架，并精妙地操控调性、力度、织体等所有音乐要素，成功地构建出了一条清晰而深刻的情感叙事轨迹：从f小调上英雄般的悲壮抗争启程，到降A大调带来的短暂精神慰藉，再由发展部的调性动荡与主题变形中，历经希望的破灭与绝望的加深，最终在再现部的强化与尾声的寂灭中，完成对悲剧命运的终极确认。表达了在启蒙理性后，个体意志的狂欢最终可能面对的是虚无的存在。因此李斯特的《超技练习曲集》成为了一枚19世纪中叶欧洲精神的音乐标志，是一座建立在严谨形式与澎湃激情交汇点上的艺术丰碑。

这部作品完美地体现了浪漫主义与音乐的美学追求，将钢琴的“超技”推向了极限。正是这种“技巧”与“艺术”、“形式”与“精神”的完美融合，使得《f小调超技练习曲》在历经近两个世纪的岁月洗礼后，依旧能凭借其原始而强大的情感力量，震撼每一位聆听者的心灵，成为钢琴文献中一部永不落幕的悲怆史诗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张茂兰. 浪漫主义钢琴作品演奏中的音色变化与风格特征[J]. 艺术大观, 2025(26): 70-72.
- [2] 张梦笑. 钢琴演奏中对作品风格的把握和表现——以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为例[J]. 戏剧之家, 2023(01): 78-80.
- [3] 李方远. 音乐美学视域下李斯特的音乐创作与艺术表达[J]. 艺术大观, 2025(10): 79-81.